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底边社会卷

下

主编 李文海 副主编 夏明方 黄兴涛

minguoshiqi shehuidiaocha congbian / yibian

一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主编 李文海 副主编 夏明方 黄兴涛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底边社会卷 ①



本书获2006年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2006年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7年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底边社会卷** (下)

上海淫业问题

王无为

目 次

一 楔 子	(398)
二 上海淫业的前史	(400)
三 书寓时代的淫业	(401)
四 长三的演进情形	(404)
五 么二的前尘后影	(410)
六 台基的勃兴	(412)
七 野鸡的生涯	(414)
八 碰和台的状态	(417)
九 白鸽党（又名翻戏党）的色饵	(417)
十 花烟间的惨状	(418)
十一 钉棚娼妓的苦况	(420)
十二 咸水妹	(421)
十三 余牌的流荡情形	(421)
十四 擦白党	(423)
十五 烟间娘姨的淘汰	(424)
十六 女伶卖淫的回光	(425)
十七 空房出租的黑幕	(427)
十八 台基变相的旅馆	(428)
十九 招待淫业的茶楼	(428)
二十 媒合淫荡的戏园	(429)
二十一 招揽淫业的乐园	(429)
二十二 小房子	(431)
二十三 半营淫业的妇女	(432)
二十四 提倡淫风的文妖	(433)
二十五 伤风败化的戏妖	(434)

二十六	海淫的画家	(436)
二十七	吹嘘淫业的出版界	(436)
二十八	淫业寄生虫的流氓	(438)
二十九	外国娼妓	(439)
三十	可惊的娼妓人数	(440)
三十一	娼妓的潜势力	(441)
三十二	娼妓的出产地	(444)
三十三	淫业与赌博	(444)
三十四	淫业与鸦片	(444)
三十五	淫业与奢侈品	(445)
三十六	娼妓的寿命观	(446)
三十七	花柳病的借鉴	(448)
三十八	娼妓制度与青年	(450)
三十九	上海人的性交观	(451)
四十	救济娼妓的机关	(452)
四十一	不澈底的禁嫖运动	(453)
四十二	外国人的废娼运动	(453)
四十三	经济上的淫业观	(455)
四十四	婚姻上的淫业观	(456)
四十五	家庭黑暗与淫业	(456)
四十六	妾婢制与淫业	(457)
四十七	治标的遏止淫业	(458)
四十八	我们的根本废娼论	(459)
附 录	通 讯	(462)
	废娼会筹备事务所通信录	(471)

一 楔 子

(一) 我们研究娼妓问题的原因

去年一阵春风吹，吹活许多德谟克拉西的种子；今年一阵春风，又吹活许多泛劳动的精神；这一阵的春风，在我们看起来，总算是极适应人生的好风了。但这一阵的春风，虽然极适应——并且绝对适应人生，可惜他的普遍性太少，除了学界工界以外，的确有些人没有受这春风的恩惠。这没有受春风恩惠的人，现在正在那里骂这春风没有普遍的同情。

春风！你要知道：教育改造、劳动解放，固是极要紧的事，但教育改造、劳动解放以外，还要做到妇女地位的改造，妇女束缚的解放才算是改造解放的尽头。至妇女地位的改造，并不是只求太太、姨太太、小姐、婢女地位的改造；娼妓地位的改造，也是极要紧的事情。妇女束缚的解放，并不是只求太太、姨太太、小姐、婢女束缚的解放；娼妓束缚的解放，更是绝对要紧的事情。如果讲改造，不讲妇女地位的改造，或是不讲娼妓地位的改造，这改造就是不完全的改造；讲解放不讲妇女束缚的解放，或是不讲妇女里头娼妓束缚的解放，这解放也就是不完全的解放。现在你们天天讲改造，却不讲娼妓地位的改造；天天讲解放，却不讲娼妓束缚的解放；那教育界、劳动界，虽然讴歌你的功德，一部分妇女的娼妓——在黑暗地狱的娼妓，就不免在你们的姓名上头，加了诅咒的符号呵，春风！

我写到这里，有个朋友在旁边笑着说：“这是那儿来的话？春风既没有眼，又没有耳，你和他说话，岂不是对墙诉苦么？”他说了这几句话，我自己也觉得好笑。嘎！这就真错了！春风本来只受海洋大浪的冲动，海洋大浪冲他到教育界、劳动界，他自然要和教育界、劳动界做朋友，替教育界、劳动界谋改造，求解放。别说他没眼，也没有耳，看不到娼妓求救的状态，听不到娼妓求救的声音，不能无的放矢，去替娼妓求改造地位，解放束缚；他就是有眼有耳，看到了娼妓求救的状态，听到了娼妓求救的声音，然他是不冲不会动的东西，娼妓地位的改造，娼妓束缚的解放，是海洋里面寻不出的名词，他又如何能够自由而行动，来替娼妓改造地位，解放束缚呢？

(二) 淫业不是人类社会应该有的职业

现在我也不必再说牢骚话，言归正传，就此讨论娼妓——上海的娼妓问题。在这正要讨论娼妓问题的时节，我要郑重声明几句话：我所讨论的娼妓问题，是人类社会中间一部分的问题。这问题所以会引起我的讨论，因为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里头不应该有的制度。娼妓制度，存在一日，人类的历史，就留一块的污点；娼妓的淫业，向前发展一步，就是人类社会的进化，向后倒退一步。我们是“人”，对于人类的历史，当然应该爱惜；对于人类社会的退化，当然要极力向前一拉，使他

只有进化，没有退化。但娼妓制度，现在根本还极稳固；我们要想拔他的根本，当然要先做一番研究的工夫。我所以讨论这问题，就是和大家研究须用如何方法，才可以拔除这娼妓制度的根本。

还有一层：研究一件问题，总要对于问题本身，有切实的认识，然后才可以开口研究。现在娼妓的产生，有是从历史胚胎出来的，有是从经济压迫出来的，有是恶婚姻酝酿出来的，有是恶家庭胁迫出来的。所以娼妓这种人，我们须完全公认他的人格；对于他的境遇，须有热切的同情；对于他所操的职业，须认定不是他所愿意经营，并且是受严重压迫才经营的职业。这种受严重压迫才经营的职业，是人类社会不应该有的职业，谁操了这种职业，便是谁的不幸。那不幸的情况，就和北京万牲园里头，供人玩弄的动物差不多——甚或比万牲园的动物还要苦。凡是要讨论这问题的人，切不可将问题的本身价值，轻易看过；尤不可存半点怜金惜玉、抚翠摩红的心事，只顾背完一部娼妓历史，却不肯拿出一点同情心，帮助娼妓改造地位，解放束缚。

（三）上海是娼妓的模范区域

食肉骑马，伤的不是人道，是和人有的兽道。所以猪喂肥了，就可以食，马养大了，就可以骑。一般都是人，把人当猪喂，喂大了就拿来嫖，这还成了什么话？

天造地设的两性，本来有性交的可能，所以两性相交，是件神圣的义务。但这义务是相对的，一个男子只负对于一个女子性交的义务，一个女子也只负对于一个男子的性交义务。如今划出一部分的女子，使他对于一切男子，都负这种性交的义务；男子但凡口袋里有钱，便可以挑选那一部分里头的任何女子，使他做供人发挥性欲的器械，这又成了什么话？

话讲不通，自然不是人话；不是人话，当然要遭公理的挑战。现在我作这篇文章，惟一目的，就是代表公理，用全力来攻击这不成人话的娼妓制度。并且切实对公众要求，讲公众完全承认娼妓的人格，不要再用喂猪的方法，待遇娼妓，把娼妓当做可以买卖的猪肉。

眼前中国的娼妓制度，上海占最先的风气。各处娼妓，即然都把上海娼妓，当做娼妓的模范，上海的娼妓，也自命是模范区域的模范娼妓。杜诗有两句话：“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现在要依他的计划，从娼妓制度模范区域的上海攻起，所以就把这篇文，名做“上海淫业问题”。

（四）我对于公众的要求

我这篇文的眼目，既然全注在上海的淫业方面，上海的娼妓历史，自然要背诵一遍。关于构成这部历史的事实，当然也要格外留意观察。所以我这本书的子目，分得很清楚。每一个子目中间的吃紧关头，总有几句很切实的批评；表明某个关头，是构成上海淫业史的重要材料。不过我住居上海的时间，只有四年，对于上海

娼妓历史的构成，得自耳闻的多，得自目观的，简直只有百分的一分，中间如果有误下批评的地方，一定要求公众的指导。

二 上海淫业的前史

（一）上海淫业的创始时代

黄歇浦从黄歇渡浦以后，就变成著名区域。到了满清初年，这浦的位置，益觉重要。浦里的船舶往来，也益发众多。中国从来习惯，只有商人肯冒险，也只有商人轻别离；所以坐船舶的人，商贾总占多数。坐船舶的人，商贾既占多数；船舶多的地方，自然就是商贾的势力范围。做商贾的人，在从前交通不便的时代是很苦的。他所以肯吃苦，大半都因为做商贾有厚利可图。商贾有厚利可图的公然秘密，被土人知道了，自然会生瓜分的心。但瓜分的手段，用强力会犯法，并且不一定能够得到手，因此就只好用心揣摩商贾的需要，载个女子让商贾发挥兽欲，去取商贾发挥兽欲的代价。黄歇浦所以有娼妓，大约就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可以算是上海淫业的创始时代。

（二）画舫全盛时代

乾嘉以后，扬州风气，慢慢转到黄浦，浦上就发见了粗具规模的画舫。有了画舫，娼妓的形式，当然逐日整齐；豪嫖的人，亦照例应运产生。所谓“百缗缠头，千金买笑”的故事，又必时时扮演起来。由是黄浦的水上淫业，便进到全盛时代。

（三）娼妓登陆

人情久则必变。水上淫业，经营久了，自然会想搬到陆地。恰好道光初年，上海人口逐日增加，商务的趋势，也日新月异；那“宛在水中央”的娼妓，便趁这机会，登了岸上，在城里虹桥左近，结起花寨。上海城里，从此便受了有淫疫区域的宣告。一直到了民国纪元前五十八年，商务趋向，改变了许多，虹桥左近的娼妓，次第搬到城外，上海县城里头的淫疫，才肃清了一半。到民国纪元前五十年，庚辛一变，吴越相继失守，许多豪富，都来上海避难。嫖的人多了，被嫖的娼妓，因为应嫖人的需要，也逐渐加增，由是上海城内外的淫业，便都占了中国淫业界的重要位置。

（四）城内外淫业的变迁

民国前四十五年左右，各处乱事都平了，住居上海的豪富，十去八九，上海的淫业界，很受一番大影响。城内白栅、梅花弄、鸳鸯厅、朱家弄、画锦坊、薛弄、季家弄等处的妓寮，固然呈了岌岌不支的状况；城外临河一带的妓寮，更是穷蹙不堪，大有“捉襟见肘”的形势；上海的淫业，几乎要宣告破产了。不料欧美的资本

家，恰巧在那时候，连翩而来，洋行一天比一天多，洋行的买办先生，也一天比一天增加。洋行的买办先生，那个不发财？他发了财，自然要嫖，由是上海岌岌可危的淫业，又被一些买办先生维持住了。但那个时代，上海的淫业，虽然全靠买办先生维持，淫业的地点，却不集中城外。他所以不集中城外，是因为城外只有临河一带，是最好的地点；然而那时候临河一带高张艳帜的人，大半都是江北妓女，专接船上水手，和洋行的西崽。苏州、南京、上海人，最恨扬州人下流；那地方即有了很多的扬州人，他们自然不肯同他混在一块。由是从前由城里搬出城外的娼妓，又次第移回老北门内沉香阁一带；新张艳帜的娼妓，也一律集中于城内了。

（五）小结

以上所述，是上海淫业演进的上古历史。过了光绪初年，上海城里的淫业，大半都搬到租界。那个时代，便是下文所说的书寓时代。

三 书寓时代的淫业

（一）书寓鼻祖朱素兰

书寓这名词，是代表说书人住的场所。从前名称很不划一，有说书寓的，有说词寓的，还有把说书人聚集的场所，像书场词场这一类的名词，做他代表的。但实际上书寓词寓，是和书场词场，完全不同。书寓词寓，是一种娼妓叫做词史的寓所；书场词场是词史说书的会所。寓所卖色，会所卖艺，两个机关，性质上实有极大的差别。

书寓书场这名词，在上海淫业界才发现的时候，是在咸丰初年。创始人名朱素兰，很会说书。所识的字，虽然不多，然而写几行薛涛笺，作几句填满“绿蕉忆旧”“红豆相思”“蕉叶有心”“杨枝无力”的皮傅渔阳诗，倒也可以勾引荡子。他既创了书场，就把住的地方，挂上书寓的牌子，表示这书场是书寓里头的人所组织的。不过那时代娼妓会说书的很少，虽然有书场，简直寻不出五六个说书人。因此那时代的书场，并不十分有声色。到了同治初年，周瑞仙、严丽贞一些人，个个都露了头角，说书的人，才增加了好些，书场书寓的名目，才差不多可以说是到处可见的名目。

（二）书寓演进的初期

那时代的书场，立有严格限制的规则。凡入书场的娼妓，至少须能唱几本传奇，并且须自幼得老词史传授的，才可以入书场。入书场的娼妓，叫做词史，或叫先生。词史或先生的门前，准挂一块书寓或词寓的招牌。书寓或词寓的词史，卖淫是公开的秘密；但他们自命只卖一个“艺”字，并不承认这个卖淫的秘密。他们分内的事，除了说书，便是陪酒。出门陪酒，叫做当差；以后呼声愈呼愈讹，有呼做

堂栳的，有呼堂差的；到了现在，大家便都叫做堂差了。他陪酒的时节，照例只主酒政，做酒筵上的都知录事。在做都知录事的任内，坐位可以稍近客人的身边；如果卸任，所坐的位，必和客人距离一尺多远，以表示词史的尊严。

他们的收入，表面上只有一宗，就是说书时候所得的点唱钱。但唱一段书，所得只一元，连书场的包筹，也是极有限，如果全靠这一宗的收入，他们岂不个个饿死？幸而他们实际的收入，在在不少。不卖淫则已，一卖就要得极充分的代价。所以他们的表面收入，虽然极少；他的排场，却穷奢极侈，就是一杆鸦片枪，一把水烟筒，也值得千八百的银子。至于穿的戴的，如何奢华，那更不用说了。

但书寓在同治年间，虽然那样发达，我们却不能承认他是那时代的淫业中心。因为同治年间的书寓，虽然比咸丰年间发达，但他的身价太高，除了达官、富贾、纨绔子弟以外，简直没有人过问。这种娼妓，只好当他是娼妓里头的少数贵族。这种贵族娼妓，就是卖淫，也没有什么十分可惨可悲的境遇，与人道主义违背的地方也还少，就是地方风化，也不致受多大的影响。所以我便将这一时期的书寓，当做上海书寓的前史；却将光绪初年的书寓，当做书寓的正史。

（三）全盛时代的书寓

我现在要说光绪初年的书寓了。光绪初年，城里的书寓，差不多都移到公共租界。公共租界的东西画锦里、百花底、桂馨里、兆荣里、兆华里、兆富里、兆贵里、尚仁里、久安里、同庆里、日新里等地方，大抵都有书寓的招牌。那时书寓的人数，最多的时候，有300，最少的时候，也有200。书寓公所正式成立，也是那时候。

那时候的书场，有五六个，每个书场，都有一个老词史掌坛。凡是挂书寓招牌的人，须入公所，经公所公认他的词史资格，然后才可以入书场。不过那时候的公所章程，已经变迁，但凡拿出30元钱，报效公所，就是不能说书，只能唱戏，公所也会承认他的资格。

在才有书场的时节，书寓的人数很少，分不出什么党派，所以无论苏常吴扬的词史，都在一处说书。后人数多了，就互相倾轧起来。起初还只有苏常吴和扬州两派的竞争，嗣后扬州人被他们都排出了，苏常吴三帮，就分立门户，自家竞争起来。竞争到半途，吴江人又败了，书寓里头的门户，只剩了苏常两派。苏常两派的娼妓，以艺论，常熟人比苏州人好；以色论，苏州人比常熟人强。论理这两派旗鼓是很相当的了，然而到底常熟的人少，苏州的帮大，争来争去，结果书寓的招牌，就成了苏州人的专利品。

大多数苏州人的性交观念，是很错误的，他们有个俗语，说是：“戳不破磨不光，做个人情又何妨”，就是指女子的生殖器说的。他对于女子被人淫嫖，差不多都认为应做的人情，什么人道，什么人格，简直无从说起。书寓既然被他们独占了，书寓词史的身价，自然要一落千丈。所以光绪十年左右，上海的书寓，就成了公开的卖淫机关。从前词史所花的钱，大半都是人间造孽钱；这时候词史所花的

钱，就不全是人间造孽钱了。从前词史对于留客住宿，讳莫如深；这时候就有当面讲嫖价的笑话了。

（四）书寓娼妓的生活

书寓的身价，既然低落，嫖人自然激增；因嫖人的递增，书寓的词史人数，又从而增益；由是上海的书寓人数，在光绪十二三年中间，竟到过400名。

词史多了，词史的生活，就慢慢的望困难的那一方向走去。从前的词史，住好的房屋，穿好的衣服，戴好的首饰，吃好的食料，大家固以为当然；就是鸨母，也没有异议。到以后受人多利分的影响，住、穿、戴三件事，或且还过得去；吃的一字，就很难堪。一些人看见词史，住着窅窅深深的翠槛朱栏，揭开绣帘，真个满屋金迷纸醉；又穿着红红绿绿的绫罗绸缎，戴着烨烨煌煌的珍珠钻石，自难想到他吃的是什么坏食料。却不料他们的住、穿、戴虽好，吃的却居多不好。他们所以如此，是因为住、穿、戴的作用，为着勾引游客；吃的作用实利，只在词史。住、穿、戴好比马上的金鞭玉辔，吃就好比马的饲料。鞭辔是骑马人的享受，所以要好；饲料和骑马人不相干，所以就不必好。有一些人说：词史的排场愈阔，他的精神愈苦，这两句话的确不错，不过要加一番解释罢了！

（五）书寓的流毒

但书寓的生活，虽然困难，书寓的势力，那时却很发展。上海的淫风，所以做到一发不可收拾，也在那个时候。

这为什么缘故呢？原来书寓的身价，和普通人的买淫，是有关系的。书寓的身价高了，普通人犯不着去和达官、贵人、豪商、巨贾去争尝一脔，自然不敢闯进书寓。到书寓的身价低了，从前羡慕别人嫖词史的人，一旦得了特别廉价的机会，自然生了买便宜的心事，都闯进了书寓。书寓的身价既低，在势不能挑拣嫖客。嫖客是个体面人，固应欢迎，就是从前大家看不起的马夫、戏子、西崽，也不能不欢迎。体面人做嫖客，总还有一点客气，所以太过放恣的事，还可以免去几分；马夫、戏子、西崽做嫖客，总是老实不客气，所以无论如何放恣的事，都没有什么忌讳。因其没有忌讳，便有许多可传播的丑声，又是当然的事实。人是有淫荡可能性的，男女交媾的事情，大家都遮遮掩掩去做，人的性交欲，自然不会冲动。一旦被一些所谓荡子淫娃，揭穿了这一层遮拦，地方的风俗，又如何不会坏？风俗坏了，淫业天然的逐日发展起来了。不过那时候的淫业，虽然发展，书寓的生涯，却又跌落下来。书寓的生涯，所以跌落，是因为人情厌繁难，喜欢简便。那时的书寓身价，虽然低落，然而嫖人要进书寓，却也并不十分容易。如果寻不出介绍人，就要进书场，从点唱做起，做到能够得词史准他进门的许可状，至少也要几天工夫。进了门，词史肯不肯在短时期以内和他交媾，还是不能决定的问题。这种卖淫手续，急色儿自然始终以为不便。同时长三的卖淫手续，既十分简单，价目又非常便宜，正与急色儿的心理相合，由是书寓的淫业，便被长三夺去。到了光绪末叶，书寓的

名称，就无形消灭。民国初元，有无赖文人与青楼里头的人，计划一番，想将书寓的生涯，重新振作起来，设了天乐窝、小广寒等书场，做提倡的幌子。但不过几个月的工夫，天乐窝、小广寒等书场，都倒下来，书寓的名称，就始终成了过去的历史。

四 长三的演进情形

(一) 长三的前史

长三本是骨牌中间☞的代名词。☞所以呼做长三，因为骨牌分三类：第一类叫做长牌，第二类叫做短牌，第三类叫做点牌，☞是属于第一类长牌；其数上下都是三，所以叫做长三。在同治年间，一种娼妓，应召侑酒，取费3元，留客度夜，也取费3元，大家觉得他的数目，恰像☞牌，便把这种娼妓，喊做长三。

但长三的名目，虽然是在同治年间才发现，他的历史，从道光年间却就发生了。道光年间，这种娼妓，在上海算是高等娼妓，但人数极少，和风化并没有什么影响，和商务更没有相互的关系。并且那时除了生金银以外，在市面流行的，只有铜钱，他们侑酒度夜的费，又没有严格的规定，长三的名目，当然无从发生。到了墨西哥的银币输入上海，大家都使用这银币，这种娼妓，又划了一市价，规定了侑酒度夜，都取3元的代价，由是长三的名目就发现了。

长三的名目发现以后，在长三妓院中间的妓女朱素兰一些人，觉得这种淫业，太过下贱，便创立了书寓的名目，将优秀的分子，挑选出来，别树一种旗帜，做趋重卖技艺的生活。

凡事没有比较，都不见很显明的优劣。朱素兰一些人，既然把书寓的招牌挂起，又将优秀的分子，剔选出来，一般游冶子，自然都偏重书寓，看轻长三，因此长三在光绪初叶以迄中叶，就被人斥为下等娼妓。

(二) 长三吸收书寓

从前四马路的荟芳里，原分东西两里，长三移到租界的时节，大半都在那里立寨结营。他的人数，最多的时节，总没有满过500。以后书寓的招牌旧了，大家都生了厌恶的心，长三妓女，又极力改革自己的制度，将侑酒3元、度夜3元的规约毁灭，重新立了规约，比书寓不相出入，而实际上却给了游冶子的便宜。于是书寓的声威，就被长三打得一丝不留，营书寓生活的妓女，也就只好改称长三。

书寓改称了长三，书寓的位置，当然消灭。书寓既消灭，长三妓院，自然又成了最高的卖淫机关。

从前长三的称呼，只有一个校书，书寓加入长三以后，大家便把词史和先生的名目，给了长三。又因那时候的长三，已经不大进词场，就进词场，也只唱几段京调，并不能说书，慢慢的就都不把他叫做词史，只叫先生。

(三) 长三的势力范围

长三的势力范围，从前只限于四马路东首、东西两荟芳里。以后他的势力，渐渐向西发展，三马路横路，以及六马路，就都成了长三的势力范围。至光绪三十年左右，他从四马路东首的老巢，全搬到三马路的西首，一直冲到跑马厅的后背。民国五六年左右，跑马厅的正面，静安寺路的居仁里，又成了长三的窟穴。由是上海长三妓女的势力，除了占据三四五六各马路的西首以外，还把一个跑马厅完全箍住，不留一点空隙。

(四) 长三卖淫的改革情形

长三对于游客的取资，从前除了侑酒度夜以外，便是酒席代办费。酒席代办费，每席自4两至10两，妓院的收入大约实得1/3。此外有所谓下犒，以4两为最高额，这钱名义上一半给拉胡琴、弹琵琶的乌师，一半给厨司和内外役使的人，但实际上大半都是给了妓院。到光绪中叶，墨西哥的银币，已经通行，妓院的收入，就以银币为本位，将银码，改了洋码。但银码改了洋码，在游冶子方面是便宜，在妓院方面，却不免吃亏。并且那时的生活程度，已经高出同治年间二三倍，妓院的收入，就算银码，还是不敷，如果算了洋码，就更不能支持。于是长三妓院，将银码收了洋码以后，不多几日，便改革了从前各种收入的章程。

收入章程才改革的时节，长三的进款计有四种：（一）出局费，（二）代办酒席费，（三）牌费，（四）下犒。四种费中间，出局费最廉，每出局侑酒一次，只取洋1元；代办酒席居次，每席10元；牌费最昂，每次以12元为本位，只许加多，不许减少。除这四种收入以外，就是书场点书费，但十分靠不住，不能算做确实的收入。度夜虽是不用钱，实际上度夜所要的钱，比那一种都多。有预先议价的，有托词添置房里器具，或身上衣饰，请客代办的，也有请客替还年节账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宗赏钱，多则数十元，少亦不得缺了10元。所以游冶子在长三里头度夜一次，除了事前的牌酒花销以外，至少总还须三五十元，然后才能够算得条件满足。

至于长三的零星收入，只有年节，才可以收取；但和妓院的收入，并不发生多大的影响。

以上所说，虽是长三妓院最初改革的状况，但一直到今，也并不曾有什么变动。只是牌费一层，因为扑克牌流行，在洋行执业的人或留学生，大抵每打一场牌，总是24元起码，多的时节，甚且给费百元以上，所以牌钱以12元为本位的规约，他的拘束力，就未免太少了。

(五) 长三的生活

长三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是很苦的。普通的长三娼妓，一年到底惟一的生活动，大概只有四种：第一种，是说口不应心的应酬话；第二种，是假喜，佯嗔，打

情，骂俏，学巧笑，假撒娇，以及其他类似这种形式的生活；第三种，是揣摩游冶子的心理；第四种，是习歌曲，整时妆。

穿衣，吃饭，睡觉三宗事，平常人大概都很均平。只有长三的娼妓，穿的是好衣，吃的却是坏饭，晚上不到三点钟，简直得不了睡眠的机会。现在有许多人只知道说长三娼妓，如何奢侈纷华，却不料长三娼妓的奢侈纷华，正是长三娼妓眼泪向里流的地方——并且是他受折磨的符号。

前面所述，还只说到普通的情形；倘更说到特别的情形，那就更糟了！原来长三娼妓，最负时誉和最遭游冶子白眼的，简直没有一点人生趣味可言。最负时誉的，妆忙，堂差忙，唱忙，送迎忙，一天到晚，栗栗碌碌，饭吃不得饱，睡觉不得足，嗓子哑了还要唱，身子支不住了还要应酬。在游冶子方面，只见他满房金玉，遍身锦绣，头上戴半步一摇的珠花，指上箍五光十色的钻戒，便以为他是享福极了。谁知那些金玉、锦绣、珠花、钻戒，等等，都是将寿命对折出卖，换来的呢？至于最遭游冶子白眼的，那就真个要吃苦中苦！挨鸨母的打骂，遭龟奴的凌辱，受姊妹行的奚落，被投资合伙的娘姨大姐的监视，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娼妓，白天只有太阳知道他伤心，晚上只有电灯照见他下泪，活着固然没趣，但说到死字，那债权人却又不肯。俗语说：“活不成，死不得”，真是他们的写真版了。

（六）长三妓院的组织

长三妓院的组织分子，除了长三娼妓自身以外，还有鸨母、司账、跑街、厨司、车夫、娘姨（即侍姬）、大姐（即侍女）、打底娘姨（即与长三娼妓合资的侍姬）、打底大姐（即与长三娼妓合资的侍女），等等。就中鸨母是领袖，权力最大；打底娘姨或大姐，位和娼妓相等，有时还比娼妓的位置更重要；其余司账、跑街、厨司、车夫、娘姨、大姐，纯是雇佣性质，就没有什么轩轻了。

但上头的组织，是比较上有普遍性的组织。有一部分不和人合资的长三妓院，大抵都不用打底娘姨或打底大姐。

（七）三种人

长三娼妓与妓院的关系，在外人看来，似乎不大有分别，但实际上决不如此。他们姊妹行中间，分自由身、半自由身、非自由身三种。自由身，是自己加入妓院，和妓院约好寄卖的条件，穿、戴、房间器具，都备好带进去卖淫的，对于一切事情，都有完全自主权，妓院不能加以干涉。半自由身，是将身子押入妓院，约操若干年的淫业，就算还本的，妓院对于他有相对的干涉权利。非自由身，是将身子完全卖给妓院的，妓院把他当做所有物，可以任意处分，这种人最苦。

眼下的长三娼妓，大半属于第二种；第三种的数目，稍弱一点；属于第一种，就不过 1/20。此外还有将自己亲生女儿放在身边卖淫的，但数目极少。

（八）民国 7 年的长三人数

民国 7 年的长三，春季有 1 106 名。计迎春坊一弄，有花美珍、花美珠、花月

仙、花美玉、花云仙、洪素芬、花美云，7名；二弄，有袁娇、金铃，2名；三弄有花魁玉、花魁女、青云楼、范丽云、林宝香、金鸿娇、金大娇、金小娇、秋水仙、秋月红、淡秋、飞云阁、月红、月梅、云花、凤花、林凤云、林雅云、琴爵、琴雷，20名；四弄，有宝玉、情遇、素琴、怜影，4名；共计33名。和心坊一弄，有十里红、花凤楼、花三宝、月珍仙、王月宝、漱香、紫鹃、寻梅、春兰、小榭，10名；二弄，有蔡泳春、蔡润环、洪第、花黛云、春花、秋月、蕙娟、金翠玉、一刻千金，9名；三弄，有凝香楼、月情、宝玉、林香云、如意、怡情、莲芳、谢丽娟、爱情、爱琴、谢莺莺、素琴、金翠云，13名；四弄，有花香阁、竹如红、素青、红拂、琴芳、红蕖、红绫、云霞楼、筱桂芬、林第、红芳，11名；共计43名。小花园一弄，有占春、宝琴、洪花、文兰、绿娴、忆情、翠琴、彩凤、金媛媛、蕊芳、月琴、月华、真月影、如花、惜花、赵香玉、鲍如珍、佛丽缘、绮霞、素情、素秋、舜华、小鹃、群芳、高容华、情媚，26名；二弄，有花明仙、小花明仙、朝云、桐花馆、左英台、梅兰芳、醉春楼、洪琴、瑶琴、花春红、沉鱼、问素、谁庐、素香楼，14名；二弄，有秋琴、花蕊、云红、情芳、钱素珍、钱宝玉、韵花、吟湘、绿波、薛第、舍春艳、洪湘云、含容，14名；四弄，有金第、明玉、天明、寄萍轩、金鸿仙、素韵仙、花韵仙、翠第、金书玉、时韵阁、时第，11名；共计65名。小花园沿马路，有琴嫣、鸿仙、小婕好、雪艳、花宝珍、花四宝、金翠玉、鸿运阁、张瀛仙、金小红、舜琴、金文仙、高凤、花魁楼、雪鸿仙馆，共15名。鼎丰里，有鸿筱兰、鸿小红、杏林红、湘君、筱黛玉、爱天香、帼英、镜花阁、花韞玉、花娟娟、翠芳、红娇、小红、花红兰、花红云、花红林，共16名。民和里总弄，有云岚、天籁、湘娥、文惜春、文惜花、花映雪、访菊、探梅、朱金花、情依、花筱芳、小花筱芳、飞鸿仙馆、嫦娥、筱玉、浣青、瑞云、瑞凤、自由花、醉春、虫二楼、晴春、慧珠、月蟾、寰情、金鸿仙、金花、晓霞、韵霞、临笑苍、羞花、红云、洪第、洪雪香、洪月香、青娥、梁文玉、林雅楼、筱湘娥，39名；一弄，有锦月阁、评香、念奴娇、吟鸿、燕春、杨媛媛、杨素香、似兰、柳莺、珍珠花、珍珠帘、花香如红、自由花、如卿、飞熊、林素云、郭凤仙、花月痕、苏珊珊、林宝玉、苏宝宝、玲珑、曹小云、欧阳修竹、金洪、逢花，27名；右弄，有意春楼、意春红、李虞仙、凤楼、姚第、玉楼、韩毓英、筱爱卿、筱云卿、小花月香、张桂英、松月、依依、洪翠香、凤宝玉、凌第、洪花、凌菊仙、高雅云、凌媛媛、韵初、花凤宝、贝锦、爱媿、情情、燕容、绿英、情凤、情鸿、剑庐、秋水、丽虞、柳如玉，33名；共计99名。清和坊一弄，有红红、如玉、翠翠、翠霞、云龙、蕙珍、文琴、蕙兰、玩云、明月、媚香阁、凤楼、梅影轩、林媛媛、翠琴、飞云、蝶仙、探春、琴花、媚情、梅寄、日里红、云彩霞、春晖阁、金湘云、得意、林月云、金湘鸿、花湘云、花红玉、月长圆、惠妃、丽红、桂芬、美蓉、小江樾香、文衷、美在、小洪巧林、小洪彩云、林绛仙、胡玉梅、情缕、凤书、张爱卿、张第、云梅阁、红云阁、春筱楼、莲桥、媚如、蕊香、婵娟、红云阁、雨花楼，55名；二弄，有月娥、醒楼、惠娥、莲娟、琴湘娥、琴韵、文惠、

秋月、熙春、姣容、翠云仙、薛飞熊、玲珑馆、春红、醉梅、云梅亭、沈维云、半天红、素娟、苏台春、谢月明、谢素秋、闭月、梦楼、筱星星、小翠娟、羞花、夜明珠、红素贞、素心、文艳、惠娟、青云、金宝玉、花真真、花若兰、瑶琴、桐花馆、情云、宝红、赵筱青、筱红、醉红、落雁容，44名；三弄，有洪媛媛、春宵楼、丽娟、陆素娟、林文仙、琴芳、翠卿、花翠卿、幽情、春燕楼、京都翠仙、杜兰香、花丽娟、花氏女、琴庐、碧玉、含媚、花含云、艳亭、琴书、岫云仙馆、赛珍、林仙、林云、妙云、爱珍、含春、花逢春、赛花天女、香菱、雪娟、林凤亭、情仪、月娥、云翠仙馆、花云香、时月花、瑞云、高女、谢素云、艳媛媛、艳秋轩、春红仙、美玉、杨媛媛、赛花仙子、花似香、红萝别墅、醉梅仙，49名；共计148名。清和坊沿马路，有孟劬、情真、花似锦、花新宝、陈第、竞庐、花媛媛、飞龙、妙月、锭金、青凤、秦如云、花宝宝、爱情、苗素、亭亭、月蟾、月缘、李红仙、云霞馆、花姗姗、宝玉、赛春、奇春、月娥、陈绿云、寄情、新茶花、蓝香、翠楼、洪楼、洪玉楼、谢宝宝、洪柳、洪素香、孟丽君，共36名。乐余里一弄，有小花黛玉、花魁、如心、李飞龙、林媛媛、金风云、金小云、花云仙、林月红、玉仙、妙玉、琴心、心芳、雪梅、曼君、丽霞、亭月阁、亭月娥、洪美玉、亭月楼、洪四宝、富春香、幽依、频香、意红、停云小榭、莲卿、桂云、彩云、漱云、金媛媛、金宝宝、朱巧云，33名；二弄，有孙织云、孙瑞云、孙风云、如花、花月影、林媛媛、金花、凌翠娟、寄萍、月红、月娥、蟾影、晚霞、浣香、风云、薛美玉、一笑、悟缘、霞情、春红、林凤春、红云、云情、林梅、血花、云舫、忆情、蕙卿、田美玉、田素云、爱娥，31名；共64名。南汕头路有绿亭、丽云、红蕖、韵梅、爱情、飞云、花田初、爱月、柳琴、青青、君玉、蓬香、金圆圆、金媛媛、张彩宝、蓝云小榭、燕侣、林绣云、王巧虞、林宝云、林翠云、王慧宝、林湘、月里嫦娥、红娘、红宝宝、逢春，共27名。北汕头路有月娥、嫦娥、佳情、林林、荣华、花韵玉、花丽玉、花美玉、花惜玉、花媚香、花媚春、迎春，共12名。东福致里有凌波仙、苹姑、花巧云、韵可小筑、青青、卿卿、如玉、冰玉、金雅云、谢月英、谢宝玉、金文仙、爱媛媛、谢群芳、翩翩、柳慈慈、红楼、妙香阁、竹第、冠群、竹英、文香阁、幽情，共23名。西福致里一弄，有翠玉、翠凤、嫦娥、爱莲、凤香、林宪芝、翠娥、翠凤、春锦、潘竹卿、潘竹红、潘竹如，12名；二弄，有群英、群芳、爱玉、情香庐、香云阁、彩霞、题花、琴言、薛第、引凤阁、蝶影、霞情、媚兰、柳眉、美玉、小蓬莱，16名；三弄，有怡情轩、赛仙阁、云桃、妙香、妙云、度梅、逢春、良女、林红女、幻真、若花英、红小宝、情花，13名；共计41名。汉口路（即三马路）有红云、莲花、春芳楼、松楼、花媛媛、西湖别墅、梦笑、香情、抱月、花宝红、莺红娇、小文仙、高第、花宝钗、朱彩莲、雅琴、李小宝、洪素珍、鉴冰、真素、冠玉、忆春、谢五宝、谢凤宝、徐云如、徐容如、乐弟、韵琴、西湖、元春、小王熙凤、梨仙、花芙蓉、洪第、笑意、情花、花里红、小桃红、翠玉、叶凤春、仙仙馆、瑞娥、云娥、金赛云、含第、凤第、含鹤梅、小双珠桃、碧桃、夜明珠、芝兰花，共51名。民庆里

一弄，有金宝玉、书玉、翠娟、丽娟、谈笑鸿、柳香女、柳香玉、素珍、韵红、花月红、翠红、翠云、莺楼、钟情、花宝林、元春、留春轩、林书云、林紫云，19名；二弄有秦楼、月娥、兰云深处、林星宝、林星娥、寄尘宝玉、花想容、云楼、魏宝宝、魏紫娟、陈亿甄、琼花、妙玉、花湘云、红花南、花红玉、一笑缘、小玲珑、云兰阁，20名；三弄，有红豆、高齐云、潇湘馆、冠花、梅素、楚翘，6名；共计45名。会乐里一弄，有陈雅云、天香别墅、良慈珍、小花琴芳、莲情、苏佩秋、美缘、王宝宝、雅情、雅琴、爱第、爱宝宝、秦楼、清河张、陈小凤、冠群芳、洪爱卿、洪爱云、黛语楼、翩若、惊鸿、霞寓、赛梨花、凤花楼、情月、情第、花紫英，27名；二弄，有金钻南、惜琴、月珍、云燕、时运、忆情、麒玉、素梅、好好、洪香、凌香、一枝红、起凤楼、印石花、玉芙蓉、素卿、金牡丹、高第、湘云、竹云、绿萼梅、金湘云、金湘娥，23名；三弄，有醉月、彩娟、莲第、莲芳、张素云、凌翠娟、张宝宝、秦美云、月桂红、酈君玉、琴云、沈琴、情第、红情香、晴云飞、虞仙馆、忆笑、飞云阁、红玉、花宝宝、花如玉、徐雅第、张第、左玉红、引凤楼、韵秋、岫云阁，27名；共计77名。福祥里一弄，有兰英、花逢春、花媛媛、葵青云、陈鸿云、飞云楼、林翠玉、林笑玉、红楼、盈盈、爱楼、情文、龙凤、云第、云仙、铁群、占芳楼、怡情楼、情芳、嫣然、嫣情、惜花、韵玉，23名；二弄，有秦楼、莲英、银花馆主、小莲英、一院香、金茶花、陆昭容、一树金、醉月、小金钟、飞燕楼、飞鸿楼、巧云仙馆、红巧林、红玉、金小桃、张月云、胜玉、林云、冯可卿、花爱卿，21名；三弄有灵芝馆、情约、雅第楼、金小娇、秦若兰、清水花、纫兰、青凤、纫秋、红珠、花风云、花雪香、高丽娟、高新宝、漱芳、淑速楼、翠花香、樊素、花星星、龙楣、婉情、湘君、小金刚钻、红文花、金庐、玉楼，28名；共72名。精勤坊有韵香、琴香、红拂、花媛媛、艳红、月娥、小花宝宝、洪媛媛、蕊云、花香、艳芳、花骊姬、翠华轩、翠霞轩、花翠玉、花翠云、雅琴、雪梅、琴第、素娥楼、沈莺莺、白玉霜、素卿、笑媛媛、一笑、一美、醉笑楼、醉月楼、霞红、彩香、小知己、韩寿香、韩霄香、醉红、王小芳、王灵英，共36名。平安里有景云楼、赛昭云、艳月、薛飞云，共4名。庭筠坊有楚莲香、韵庐、翠娟、娟娟，共4名。寿康里有情侠、小莺莺、金秀云、高翠玉、王宝宝、醉艳、如春，共7名。同春坊一弄有张爱玉、云英、自由我、王小莲，王小洪、好好、再缘、怜爱卿、王银桂、王金子、惜花、黛云阁、玉环、张红玉、雪姬、张宝玉，16名；二弄有洪第、意心、雪月、花月映、陆红芬、花月阁、情红、春红、花素香、春芳、幻云、金兰、媚娥、高翠玉、彩云娇、小花四宝，16名；共计32名。同春坊沿马路有花桂仙、花醉香、白恨、金如意、香艳、万里红、文漱芳、小环、十三红、碧莲、爱频卿、情花、留香、晴雯、宝蟾、洛妃、花第，共17名。安乐里有林宝仙、花珍珍、花莺莺、小云仙、花云仙馆、琪花、金凤仙、金凤宝、榴花、鸿寓、晓月阁，共11名。安乐里沿马路有万年红、金宝宝、小金素娇、小金素兰、红芙蓉、笑蓉花、影阁、金花、银凤，共10名。福裕里总弄有小凤楼、花翠云、林月卿、张娟娟、金筱花、兰云别墅、帐梅、琴